

# 关于翻译工作

——访陈翰笙同志

薛 联

1982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按约定时间来到中国译协顾问陈翰笙同志家里，就翻译问题向他请教。

我们刚刚坐下，陈老便说“很欢迎你们来谈谈”，并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笔记本上。当他把笔记本递给我们核对名字时，我们发现笔记本上写满了人名、日期。原来，陈老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来访者，有时还要出席各种会议，辅导研究生和进行其他活动，工作忙得很。

陈老首先对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刊《翻译通讯》的出版表示祝贺，他高兴地说：

“我预祝会刊办得成功。”他指出，翻译工作很重要，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通过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目的是要加强各国、各民族间的彼此了解，增进人民间的友谊，促进文化交流。他认为，提高翻译水平，促进文化交流应该是会刊的宗旨；会刊也要指导搞外语的人把外语学好，否则，就不能提高翻译水平，把翻译工作搞好。

陈老的意见很重要。于是，我们就请他谈谈怎样才能学好外语的问题。陈老说，这应该从教和学两个方面来谈。目前，我们的外语教学有些缺点。比如，国外请来的一些教师，从外语上讲，是很熟悉的，但因为不是搞教育的，没有教学经验，也不讲究教学方法。我们自己的一些教师，有的只顾自己讲解，很少给学生练习的机会。学生也只知道闷着头读，遇到难处就查阅词典，词汇倒是掌握了不少，但不会运用，象断了线的珠子，串不到一块儿。还有，学习外语的班级人数太多，课内外练习的机会又少，加上教



师的负担也重，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陈老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写”来补救。通过写作练习，由老师批改，学生就能够发现自己的错误。老师通过批阅作业，也能具体地了解学生的程度，讲课时，可以做到对症下药。总之，学外语不重视“说”、“听”是不对的，忽视“写”也不行。常言说：“学以致用”。“写”就是对所学到的知识加以运用。陈老说，他个人的经验也是多读、多背课文和多看课外读物，同时还多写、多改，再请别人改。只有这样，才能把外语学好。

接着，我们就翻译问题请陈老谈谈他的意见。陈老谦虚地说：“什么叫翻译理论，我不太懂。但关于翻译工作，看法是有的。”陈老认为，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实际上是翻译的技巧问题、方法问题。他说：“最近，我看到一些报纸上刊登的译文，发现许多句子译得不通顺。”陈老信手拿出一张报纸，用笔在一些句子下面做了记号，例如：



“葡萄牙是西欧最穷的国家，工资只有西班牙的三分之二。”

“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到国外做工的大约300万人的汇款来支撑经济。”

“这种古老风味可以为富裕的美国人和北欧人提供别具一格的度假场所……”

陈老对我们说，诸如此类译文不通的例子不少，问题何在呢？他认为，这是逐字逐句硬译造成的。这样的译文不象中文，很别扭。陈老说，不能把“信”理解为跟着外文亦步亦趋，逐字逐句地死译。固然，不对原文负责的胡译、乱译和“信”相去十万八千里，但一字一句“对号入座”式的翻译也不能说就是“信”。有人说鲁迅翻译只讲“信”，这是事实。因为在鲁迅那个时代，有人随便歪曲原文含义，不讲译德，所以鲁迅针对时弊，强调“信”，那是正确的。总之，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是个翻译的技巧问题；“信”和“达”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能做到这两点，译文就不难看懂了；至于“雅”，现在一般人都把它看成是修辞问题，处理得好，可以使译文增色。归纳起来

说，要搞好翻译，外文和中文都应该学好，有了这个前提，再通过不断地实践、探讨，总结翻译经验和技巧，就可以提高翻译水平。

陈老是一位蜚声中外的学者，通晓多种外语，曾在不同时期出国学习和工作，足迹遍及欧美、苏联、日本、印度各国，历时20多年。

陈老五十年代接受周总理的特邀，任外交部顾问，直到1979年才卸任。现在，陈老虽然已是86岁高龄，但仍肩负着许多重任，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中亚文化协会理事长，《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他在工作繁忙之际，还十分关心中青年研究人员和翻译工作者的培养。

告别陈老时，他握住我们的手说：“欢迎你们再来！”是呀，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象陈老这样的老前辈传授经验，指导工作啊！陈老仿佛早已理解我们的心情，“欢迎你们再来”这句话，象春风那样温暖着我们的心怀。

## “CHAMP DE MARS”

### 并非“三月田”

在巴黎铁塔近旁，有一个绿草如茵、鲜花如海的广场；广场的碧草香花当中，可以看到写着CHAMP DE MARS的不甚引人注目的小标牌。这便是遐迹闻名的“战神广场”。然而，在不少描述巴黎的散文中，作者都把CHAMP DE MARS译为“三月田”或“三月田园广场”；甚至在有些介绍法国的专著中，译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在法文中，“三月”和“战神”是同一个词MARS所致。

翻译地名，望文生义，最容易出错。这里我们只好求教于法国历史了。

迄至路易十五执政的末期，广场原是一片菜园。建立巴黎军校之时，为了给学员提供一个操练的场所，便从那片菜园中辟出了一块1公里长，500公尺宽的场地，取名“CHAMP DE MARS”。无独有偶，罗马的军事训练场地也叫“CHAMP DE MARS”。无疑，这儿的MARS都是战神的称谓，而决非“三月”之意。战神是胜利的象征，军事学校崇拜战神是合情合理的。

1790年7月14日，巴黎人在“战神广场”欢庆攻克巴士底狱周年纪念。从此，每年7月14日，广场便成了巴黎人国庆狂欢的场所。从1867年起，“战神广场”被用于举办展览会，便不再用作练兵了。1889年埃菲尔铁塔竣工后，“战神广场”平添异彩，成了各国游人汇集之地。

（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 丁炉）